

晉書

三十

王敦沈充

桓溫子孟嘉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琨曹璠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彥被齊王囹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

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荏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即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作亂荊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弼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弼敦上侃為荊州刺史既而侃為弼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弼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



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
奉送弘與敦敦以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
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
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
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
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景慕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
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
匹礮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与之今靳明等為國雪耻欲
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
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
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
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尔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
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且皆除之且
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无慙之求若復迁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

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无以正之此安危之機
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賤
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宗誤陛下傾覆復亦將尋至雖復灰
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
賢舊少尉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
送所假侍中貂蟬又且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
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道等甚不平之敦上疏
曰道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當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
重帝王躰遠事義不同雖自極初建道教方闡推新之美猶有所闕臣
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
能少垂顧眄賜臣微懷云道頃見踈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
責豈惟道守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道守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
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切所自憂慮未詳所由
惶愧踈踏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

往之動疇昔之頌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君親受嘉命云五鼎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仗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躰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具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豈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始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圜圜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无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道性損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无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迹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道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

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關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母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前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頴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已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天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

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惡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號食參食未有隗比雖无忘宰嚭弘恭石頭未足為喻是以遐迩憤慨群后失望臣備位宰輔与国存亡誠之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速斬隗首則眾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大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躬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主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聞蔽豫奉微猷是以遐迩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後信隗已來刑罰不

中街談巷議皆云如矣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旬月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啟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刀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大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俟刀異戮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看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万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雋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思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為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徙舍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荊州彬為江州邃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璠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无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悉衆而下万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已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祭其營壘支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為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常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為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交輔之動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刀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鞏南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礼秩優崇人臣无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礼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然然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无臣子追遠之誠又无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

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異其覺悟故且含
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器背賢在
惡錢鳳豎子專為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高其直謹言致禍周札
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數之誅戮僇
濫无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
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
相繼躰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熒无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
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茲敦以隕斃鳳承凶宄
弥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道正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
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道並進平西將軍遂率兖州刺史遐奮武將
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二方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
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文驃騎將軍
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素被練三千組甲二萬摠
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

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立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
義誠素著功臣之曹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
違論其乃心无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
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无或
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弥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
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
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
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
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眾三万回京師含謂敦
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刻之日天子云
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
乃上疏罪狀温嶠以誅敦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道正遣含妻昌近承大
將軍困篤縣二或云已有不諱悲祖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
肆毒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之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

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且如檄言近有嘉詔宗兄八命望兄將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明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王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道守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敝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无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勦力非徒无慮而已也道守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道守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

列女十八

七

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无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相文之動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首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推取錢鳳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行素之事非推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道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懼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散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比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勢而起困之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躄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刀協乘輅車道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臘除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相縱酒淫樂沈充自吳

率衆萬餘人至與令尋合亮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
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
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
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
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
言復率衆渡淮峻等逆擊大敗之允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
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先君之心且依崔杼
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
充首同日懸于南街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吳敢收葬者尚書令
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親土徐馥
焚首前朝誅揚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
魏武義王脩之哭表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
聽私葬於義焉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
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踈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

晉列六十八

八

左氏只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
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
有所說惟敦都无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
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
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前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
脫衣而敦脫故看新意色无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
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
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
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
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无懼容因此告
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

長歎念別凋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
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敝巾厚言耳古
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
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
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
內外之士咸頌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我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
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有其罪與之更始况
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
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
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亦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
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音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於真北黜且功
厚利未被於黎萌王敦歷管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則隆遂能
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彌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

晉書卷之八十八

九

論篤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持勢逼而肆
驕陵躐隙起自刀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丘蜂目既
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
略晉祚靈巫長諸侯釋位股肱勳力用能運茲廟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
載清天步者矣

相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其背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
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具矣物也彝并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
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淫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披
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
以為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
豪爽有風既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弟因劉拔善拔嘗稱之曰温眼
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龍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温與庾翼友善恒
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温於明帝曰相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

人遇之常塔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奉平以温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季勢微弱温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成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眾散自開道歸成都勢於是來眾與温戰于笮橋參軍龍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眾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益壽葭萌城其將鄧嵩高台取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二旬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瑱言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民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瑱言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

季龍死温欲率眾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那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无他勳勇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国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万那浩慮為温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温軍内外噂喅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即廻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无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乱寇讎不滅国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以天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乱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

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况百世家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
跡无韓彭之豐泉而反間起於旬月心交亂過於四国此古賢所以歎息於
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
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
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弥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
固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
拜時躬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
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
四方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淝川以征關中命梁州
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
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方屯峽柳秋思追以距温遂大戰生親自
陷陣殺温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温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
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破雄遂馳龍司馬勳動退少女媧保温進至霸
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

平日列六十八

十一

九者老感立曰不復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恃麥孰取以為軍資而健艾
苗清野軍糧不屬蜀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温于襄陽初温
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其不平及是征
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温便潜然而泣温問
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
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褊
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
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恭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
使者八至輶軒相望於道温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
餘上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遣
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国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
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
時所種柳皆以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
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

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任其責表宏曰運有興廢豈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温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入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駿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帖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温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温使晉陵太守鄧遐率三千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迹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

羲皇立明之德鳳樓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亘遠圖廟筭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被表霜威寒飈陵振无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馮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負通貴於无滯明哲尚於應機矧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全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立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責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蠶蝨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自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

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前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
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及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
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并邑既脩網維
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
之內誰不幸其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之所疑伏願陛下
決玄昭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
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
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蔗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
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
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
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異三州以交廣遼遠罷罷者
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叔日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摠
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
杜浮競莫能使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

晉列六十八

一三

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將
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
宜選建史官以成管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保鼓吹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
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力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埽平禍亂
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平圖且敢執遂
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
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死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
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
戍御彌廣加強變般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
威死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
中原者實耻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神華粲梓遂埋於戎狄若鴻心宗
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
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且以親賢贊國光輔二

出即无煩以百踈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
寶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内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
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内錄造領揚州
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又帝時輔政會温于汴洲議征討事温
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温性儉每譏惟下七奠样茶果而已然以
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
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万載邪常行經王敦
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
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断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
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郁悛以
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表真
步騎五万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
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元旱水道不通乃數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
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傳末波等率衆八万距温戰于林渚温擊

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表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
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温林奔退步自東燕出君垣經陳留數并而飲
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二萬人温甚
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
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
以温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賜布
千匹錢百万温辞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
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
百姓嗟怨表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遣軍
援瑾温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阻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瑶等與戰於
武丘破之温率二万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苻堅
乃使其將王藍金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
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戰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
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來坑之以妻

子為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
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
於是祭軍刻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
事申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度
情躬洵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譏曰安石卿
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
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使泣下數十行溫競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
郭璞為讖曰君非元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
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
為旦合成相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
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柏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
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替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
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
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

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
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合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
心含章特發用集大命在子入功美博陸道固万世今進公丞相其
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
之徵溫入相增邑為万户又辭詔以西府經表直事故事軍用不足給世
子配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
遂委篤篤足下便入翼得相見便來便於是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
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夫成盛衰常理過備无害
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嗙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
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與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金
內輔幼君外禦強寇實君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且崇授使羣
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如陛下垂
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无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
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

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其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女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温讓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死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温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重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頓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那消形狀荅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温所廢死消頗有氣尚遂不語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消為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龍衣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二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无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字熙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叔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字萬年江夏鄆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

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成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良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哀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良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死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所得乃益哭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乱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次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奇并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二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撫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

動綱冠時挾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睨漢廷窺觐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虐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推對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没身哀榮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也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持力處仲矜勳迹既陵上志亦无君罪淳浞徇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音推齊斧

栢玄

卞範之

殷仲文

栢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中忽如二寸火珠固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曰靈寶姝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環竒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迹故斥之兄弟而爲素官大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材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无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

十一十五

身報德拔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耻載雪飲馬灞澹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執念昔太甲雖迷商祚无憂昌邑雖昏弊无三薛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眞實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門實可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正寔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願可以尸饗食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迷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荆楚積年優游无事荆州刺

史躬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躬覲爲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數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无不響應此事既行相文之幸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

鄉自應仲堪給玄五千人与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相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目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讐分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稽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鼓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

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相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劭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无以相言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龍巖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遠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无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

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馬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相脩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因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鎮夏口司馬刀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追相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祖之玄皆留不遣自謂參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為己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求討孫恩也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

後將軍元顥許為內應元興初元顥稱詔伐之從兄石生時為大傅長史密書報之元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顥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下範之說之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顥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元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顥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元既失人情而與師犯順慮衆不為用恒有迴飾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劭宣詣元降元至新亭元顯自潰元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大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勅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元表列大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元

晉列六十九

四

晉

入居大傅府害大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大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大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為右將軍徐充二州刺史石生為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下範之為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年為大亨之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袁冕之服綠綬綬增班劍為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元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魯欲天下平周也願靜根本以公且為心元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相謙下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元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飢荒元令

賑貸之百姓散在山湖採稻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
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嘗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位謙之
謙之後兄高平相助之輔國將軍劉襲龍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
孫无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異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
高雅之牢之子劭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
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佞期功封桂陽郡
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
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為西道縣公又發詔為相溫諱有姓名同者皆改
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
詔不許玄本无資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
无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
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是歲玄
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相石康為西中郎將

晉列六十九

五

荆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歡
玄所親杖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
定篡逆躬仲文下軛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君羊司解琅邪王司
徒遷太宰加殊礼以相謙為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謚散騎常
侍中書監領司徒相胤中書令加相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宮
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惣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
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
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
而策授焉玄屢偽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鑿輿乃受命矯詔贈
父温為楚王南康公主為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尚書刁逵為中
領軍王嘏為大常躬叔文為左衛皇甫敷為右衛凡眾官合六十餘人
為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文聞玄受
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庾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
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纂子謀為內應亦本

仲堪黨相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相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反為名南亦與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反眾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相與等玄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即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定條制未然動室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貝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宜浦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復遺餘信悅諛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

晉列六

九

九

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轂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儻八佾設鍾虡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大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為手詔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真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自官到姑孰勸玄僭偽位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壇奠位以玄牲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无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動列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社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累基亂鍾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无慨投袂剋清之

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
集樂推之數以冥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
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揚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乏
鄉良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衆
望式孚万邦惟明靈是鄉曷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統
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
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貌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
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
徐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存臻曆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
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矧昔若令典遂升壇燎
于南郊受終於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
始賜天下爵一給孝悌力由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
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无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悠之
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

列六

七

八

祥其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魏咸建疆宇
晉氏欽若曆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
奉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虓鄴宮
故事降永安皇后為迁陵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
侯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王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
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為臨沅縣王豁次子石
康為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為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
礼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脊龍爵為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為揚州刺史
新安郡王謙弟脩為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
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為輔國將軍濬弟貌西
昌縣王封王謚為武昌公班劔二十人下範之為臨汝公躬仲文為東興
公馮該為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盧廬陵為巴
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
侯之號如故又晉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書

令崇禎謙母使為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亥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旂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額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元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亥臨聽訟觀閱囚徒罪无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校二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亥之永始二年也尚書蒼春菟字誤為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亥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昇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无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曰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弥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亥曰禮云三昭三穆与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目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巫且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例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无寄失之遠矣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齊二日而已祕書監下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日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其冢服之內不廢音樂亥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亥自算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无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且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无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无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相脩於荆口斬相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亥亥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亥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

入止省中赦楊豫徐充青冀六州加栢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栢修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无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栢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曰不得食左右

進以餒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曾而抚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摠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栢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无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逞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无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埽平荆雍一匡宗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

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為相詔相劾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符堅為符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万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宜勅罷之更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乎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迂都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相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相振往義陽聚眾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馬走還何无忌劉道規尋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符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与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无忌玄曰卿使君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无忌軍魏詠之破相散于歷陽諸葛

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舫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柏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舫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叅軍費昺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眾二百璩弟子脩之為玄執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板回洲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乃蓋茅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迂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守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迂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二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隲之戰

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相齊不
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與中衡陽有雌
鷄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莖具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
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相其凶兆
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頭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相謙亦聚眾沮中
為玄卒哀立喪偽謚為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自梟于大桁百姓觀者
莫不欣幸何无忌等攻相謙于馬頭相蔚於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
振該寺距戰於靈溪道規寺敗績死沒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
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相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
何澹之於西塞磯破之振遣相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
守王昱魏詠之劉藩破相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相亮自號江州刺
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劭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馮該
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相山客守偃月壘劉毅
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无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
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
涪陵太守文処茂東下振遣相放之為益州屯夷陵処茂距戰放之敗走
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偽雍州刺史
相蔚无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眾於柞溪破
偽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
无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
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相脊一人相亮自豫
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符宏寇安成廬陵劉劭宣遣將討之宏走
入湘中二月相謙何澹之溫楷等奔于姚興相振與宏出自滇城襲破江
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寺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相
珍毅於臨鄆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相亮符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
吏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弘斬亮於益陽其餘擁眾假號皆
討平之詔徙相脊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二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
太守駱球謀反欲建相脊為嗣曹靖之相石松下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

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相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相石綏相氏遂滅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楊丞為始安太守相之少與之遊及之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之將為篡亂以範之為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之僭位以範之為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之既奢侈无度範之亦盛然館弟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裕所敗隨之西走之又以範之為尚書僕射之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之平斬於江陵殷仲文南蠻校尉觀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其見賞待俄轉諮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相之與朝廷有隙之姊仲文之妻疑而問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

於之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又聞之平京師便棄郡投焉之其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之將為亂使勅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之九錫仲文之辭也初之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之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之為劉裕所敗隨之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因奉二石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鷁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晉相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臣寵叨昧偽封錫文實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且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執紼維于時皇

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志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
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
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
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无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
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
遷為東陽太守意弥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
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
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
殷闡孔審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
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立到裕曰相脊躬仲
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
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
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躬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
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

十三

史臣曰相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
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罽罃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
而戮躬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醜蓄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
凶力寔繫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
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雷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
戮更延隊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闔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
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之石呈其瑞然
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相玄之么麼豈足
數哉適所以二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凶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慝
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御撰

王弥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弼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譙縱

王弥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弥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掖縣弥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為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群盜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猿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弥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弥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万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乱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弥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弥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无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弥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以待將軍及弥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弥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自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弥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弥固辞使随劉曜寇河内又与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襄國東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軋等討之及弥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元海進弥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頓立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支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弥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軍彭默為劉勰所敗見害眾軍皆退勰渡黄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弥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弥等敗走弥復以二千騎寇襄城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

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万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弥弥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充因破越軍弥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弥等遂陷宮城至太極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二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弥之掠也曜禁之弥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弥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弥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業甫耳便相攻討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弥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弥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弥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眾東屯項

初曜以弥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弥還據青州弥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誘亡命且迎其室弥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弥益衰弱初石勒惡弥驍勇常密為之備弥之破洛陽也多遺羨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弥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弥為公右左年不足定也勒愈忌弥陰圖之劉暉又勸弥徵曹嶷藉其眾以誅勒於是弥使暉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游騎所獲勒見弥與嶷書大怒乃殺暉弥未之知勒伏兵請弥殺之并其眾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三日

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太綏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為所破昌徒眾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哭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立沉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軍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為劉丘稱漢後以昌為相昌凡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眾鳥群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淮已南皆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之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火起豎豆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二萬皆以絳科頭楷之以屯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毅不從昌以三

魏晉書卷之七十一

三

三

公位徵之偃姦密將宗室比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

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隨偃等不豫妖逆新

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丘一作安竊帝號犬羊百萬計絳頭毛

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臺勅諸軍二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

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

其將軍黃林為大都督率一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

遣將李揚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

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眾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

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偽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比日畏逼從

逆道之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汝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

立牧守比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漸離是歲詔以寧

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眾討昌

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陽督護尹奉物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

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

並夷三族

陳敏字令通廬陵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虚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黃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夏惇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在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離敏請令率運兵公分配眾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眾十倍敏以少擊眾每戰皆克遂至揚州廼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天駕承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眾外無疆兵之內無運籌詩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

晉書

四

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游魂河濟鼠伏雉窟藏匿陳留始雖姦終圖不軌將軍孫吳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与將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遠巡鑿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並偽從之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昶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昶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靈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

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効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史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各郡或列為近臣而使辱身甚歟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熱自頽屈膝不亦著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越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遥度雅量豈獨是安晉吳之武烈稱夷代雖奮奇苑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茲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君部令史七第頑穴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我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

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幃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竟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由早交恩紀特降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庭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為歷陽太守成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

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二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眾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執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弢各遣兵送之而從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弢悉眾擊如戰于涅陽弢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疑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據死與如不協惟脫脫結連石勒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如且言脫雖漢名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龍克宜備之勒素奴才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一日而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河漢進

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執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虺險難畜汝性已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闢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其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再諫敦常怒其翼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閉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吒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弢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不自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

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兀所統兀患之問計於曾曾勸
令擊之兀以為然曾曰兀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兀遣
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虚曾因斬兀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鎮音陵太守曾
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啟帝遣第五衙為安南將軍荊州
刺史曾迎倚於襄陽為兄子娶衙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
擊曾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曾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
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
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
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生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
以自効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
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
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
為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曾為曾所殺王敦遣周
訪計之屢戰不能克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龍襲之曾衆潰

晉列七十一

七

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衛
皆乞曾以復免於是斬曾而昌衛鬻其肉而噉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符節令父聆略
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
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
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驥殺縣令屯聚樂鄉
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驥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
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
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為主弢自稱梁二州牧平難
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儼佐
率衆攻弢弢逆擊之荆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
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
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
武昌置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

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殺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
帝不許殺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
士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
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
永擒其黨帥惟患等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又在湘中懼死生遂相結聚
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
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觀孰能若此西
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
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
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譏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
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於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
威則威然吾衆竊未以為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為本故能使諸侯歸
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
義之夫以為叛逆之虜踧思善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筭也

晉書

卷八

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
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當今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
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憾足下抗威
千里聲播汶衡進言為國思靜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倬然
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
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紉於紀綱為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
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闔闔埽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
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
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
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
吾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
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石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誓備思
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
殃不惟鄙而已唇甚哀之乃啓呈強書并上言曰強益州秀才素有清

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
究李驥為變樂鄉劫略良善發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哺血義
誠慷慨會驥攻燒南平發遂東流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
憑結論發本情非自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
使滋蔓按發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拍河水以明
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愆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
者當北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鈞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
翼戴之高勳隆匡之美譽况發等素無斯德而啟顛投命邪以為可
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
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發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
一皆除之加發巴東監軍發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發不勝
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二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
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
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眾黨散潰發乃逃遁不知所在

晉傳七十

九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傲儻有
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
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
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
而獨為機守家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
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敦遣
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
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史距之咸
倒戈迎機訥眾皆散乃握節而避機遂入城就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
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
機自以冀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
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効機為列十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
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侯
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

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
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采殺其良者乃自
領交阯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
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
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
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
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
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
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
荅稱天上京兆使召君為王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
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
郎典選舉約妻無勇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

晉傳二十一

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
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斷以直內義以
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
髮羣小噂囁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
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謗帝不
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
代逖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
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
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
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眾次壽陽遂敦所署淮南
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自以名
輩不後希下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
望石聰嘗以眾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
塘以遏胡寇約謂為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貶

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乱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弗從及峻克京都矯詔以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聞委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于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追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相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石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逖有胡

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桀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王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疑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辟疾不受疑惡其得衆必恐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郝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

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諸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方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白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為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獾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等署一時蕩尽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死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方匹金銀五千斤錢一萬緡數万匹他物稱是峻尺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叢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叢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高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

兵起用參軍曹參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眾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吳興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被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曰大破牙門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隊馬斬首鬻割之林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庾亮亭壘督護李閔及輕軍

列七十

十三

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眾走延陵李閔追庾亮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詎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温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眾奔張健於曲阿明阮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初管商之降也餘眾並歸張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稱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馘前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眾箭前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舡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淳拔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

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後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都陽太守相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因逃于海眾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因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因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垓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

福烏程令夏侯暗等皆遇害吳國內史相謹義興太守魏僑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因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籬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因聞八郡鄉首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飭實莫不繫繫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首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相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

高雅之擊之因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因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要擊未達而心已至劉裕乃摠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舩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因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劭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泐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進海中及相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因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万人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固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取女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

晉傳七十

十一

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栢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

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舩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

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

石水急出舩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

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

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

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
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
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
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為計固
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
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沮浦以距之循攻柵
不利舳舻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
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
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
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
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
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
興因險自固循乃龍谷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
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

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為
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民進兵東下暉有
二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因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
城水口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
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
號梁秦三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二千人
討縱又遣弟瓊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
擊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
蒼岩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明子為鎮
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
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劭為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為

助與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
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荆恩等聚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
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眾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
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涪齡石師次平模去
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
樓重柵眾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
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鍾曰不然前揚言曰大將由
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
可因其兇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
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
二萬餘人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以遂進縱
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
石入成都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
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

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
而得之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
謂其徒曰吾養尔等正為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
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眾眾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
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越雋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
朱侯不送我京師滅眾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
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浦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
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祚好亂樂禍挾詐懷毒命儔嘯侶伺隙隙助
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變秀之
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
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
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
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

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誰縱

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政散王弥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三
難荐食荆衡陵虛江漢孫盧姦匿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
竊岷峨旋至顛踣

列傳卷第七十

晉書一百



